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兩花香 第八種 人擡人 熊開楚

凡為官者，只是淡無嗜好，靜不多事，便是生民無限之福。要知得「淡靜」二字，即是純臣。凡人只是安分不妄想，但享許多自在之福。

當四海昇平，但有奏請，以及廷臣面對，建置更革，或書生貴游，不諳民事，輕於獻計。若一旦施行，片紙之出，萬民滋害，可不慎歟。為官者，往來仕客甚多，如何應酬？但須酌量輕重，速贈速去，不可聽在本地招搖生事，致污官箴。

我生於順治末年，如今壽將七□，江都縣的官，我眼見更換幾□人，再不曾見熊縣官，自康熙二□六年到任，至三□三年，在任八年之久的。

這熊縣官，諱開楚。他是湖廣人，只是不肯多事，小民便享許多安靜之福。那時湯撫憲頗有對聯云：

不生事不懈事自然無事

能養民能教民便是親民

凡為官的，須把此聯時刻警佩。熊公做到二年後，聞有個劉御史壞了官，自京都回家，由揚州經過。熊公即備程儀銀□二兩，前去迎接。東房稟道：「這個御史是削職回去的，老爺可以不必送禮迎接。」熊公笑道：「世人燒熱灶的極多，燒冷灶的極少。本縣性情專喜用情在冷處，但本縣與此人無交，只此便見心思了。」

東房不敢違拗，因隨熊公到東關外劉御史船上相會，御史立於艙口，驚叫道：「人情浮薄，我自罷官，一路來無人睬著，今何勞貴縣遠迎，又送程儀呢？」熊公道：「些須微敬，不過少盡地主之誼。卑職不敢動問大御史，因何被議？」御史道：「我在朝房議事，科道各官，多有妄行改革。我說：『當此太平之時，民以無事為福。』那眾官俱以我為庸才，暗中竟說我既喜無事，只宜致仕閒逸的話奏聞。蒙皇上削職還鄉，今貴縣問及，不勝慚愧。」

熊公道：「凡治民之法，利不百，不可輕易變法，在上台更為緊要。倘上憲若喜多事，再遇不善奉行的下司藉情滋擾，小民受無限的苦累，上台那裡曉得？即如做縣官的，若喜多准詞狀，多聽風聞，那惡棍並衙役人等，便藉倚著遍地裡詐騙愚儒百姓，就難以安樂了。若地方上有大奸大惡，又須嚴刑盡治，榜示眾知，令棍徒斂跡。若是一味安靜不理。則虛費朝廷俸祿，而奸惡得志，百姓反不得安生了。總之，濫准、株連、差拘、監禁，此四件是為官大忌，請教大御台，以為何如？」劉御史點頭道：「此論深得為官妙法，我心敬服。但我平生自愛，沿途以來，從不謁客，今雖承貴縣光顧，又承賜惠，感激不已，即日開船起程，亦不敢到貴縣告辭，說完打恭，相別而去。」

到了康熙三□三年，正值大計，考察各官賢否。江南督撫會題，竟將熊公填注才政平常，揭語已經到部。熊公探知此信，就打點罷官回去。過了兩個多月，忽然京中飛報到縣云：「江都縣熊知縣大有才能，已奉旨行取來京內升。」遍傳此報，府官同大小各官，兩城鄉紳士民，都到縣賀喜。

這熊公甚是驚疑不信，只恐虛報。續有都中來的親友細說，方知劉御史去後年餘，因有一縣官多事，百姓聚眾鼓噪，皇上聞知，想及劉御史曾說「民以安靜無事為福」的話，特召進京供職。此時科部已將熊知縣議令解任。劉御史看見，因而抗眾議道：「目今四海昇平，為州縣官的，不肯多事，與民安靜，最是難得，這知縣不可不行取進京升賞，以厲各官。」因同了天下遴選卓異的好官，並列上奏，奉旨依議，纔有此報。

熊公方纔知感，又向縣東房道：「豈料昔日些微，今得如此好報。」便擇日起程進京。這日，官宦士民齊到縣前恭送，人千人萬，擁擠不開。前邊列著「奉旨行取」的兩面金字朱牌，許多旗執整齊，好不榮耀，無人不贊揚。雖是熊公清正，卻深虧劉御史之力。可見人要擡舉人，切不可遏抑人，亦不可隨俗炎涼也。